

Y 有此一说 ouciyishuo

活得深情,老得优雅

□积雪草

我一直以为,老去的时光是苍绿色的,绿得深邃,绿得沉静,就像我认识的一些朋友,年纪不轻了,却依然优雅,依然青春。

有一位女子,老年时忽然迷上京剧,每天晨昏去公园里学唱,咿咿呀呀。毕竟是上了些年纪,嗓音不再清亮,身段不再柔软,就连眉梢眼角的风情也染上了霜华,学戏似乎已晚了三秋。可是她乐此不疲,顶着露珠,踩着月光,风雨无阻,一往而情深。别人笑她:“一把年纪才学戏,早干什么去了?”她也不恼,问人家:“你种花遛狗是为了什么?”人家说:“当然是因为喜欢。”她笑说:“我也是。”众人明白了,原来她学戏,天天低吟浅

唱,不过是因为喜欢。

还有什么理由比“喜欢”更充分?年华易老,从容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,不带任何功利色彩,没有得失算计,遵从本心,岂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?

岁月静好,深情以往。珍惜当下,见喜欢的人,做喜欢的事,不辜负光阴,不辜负自己,哪怕一碟清炒素菜,也能吃得有滋有味。人活着,总要有一点高于物质的追求。虽说物质也很重要,但若没有物质之上的那一点念想,生活岂不是很乏味?

那一点念想就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深情,就像阳光对花朵、日月对山河、星辰对大地、春天

对万物,就像一只蝴蝶对另一只蝴蝶,就像梁山伯对祝英台,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深爱。

闲读《一百岁感言》一文,感慨万千,人生“好比香料,捣得愈碎,磨得愈细,香得愈浓烈。”深情地活过,就不怕老去。尽管没有人喜欢老,没有人愿意老,可是老还是会不请自来。林语堂说:“优雅地老去,也不失为一种美感。”老得优雅、从容、坦然,是时光的恩赐,是岁月的沉淀,如陈年老酒,芳香甘醇。

朋友的母亲就是一位优雅妙人儿,她开朗有趣,年过六十开始学舞、学画、学茶道、读诗书,忙得不亦乐乎。七十多岁出版画册,一招一式,功力不凡。

她平素穿着旗袍,顶着银发,精彩飞扬地活着。别人夸她活得深情、老得优雅,夸她是一位生活家,她笑说:“如果我能活过百岁,那么现在我的人生才刚刚过半,我还年轻!”

好一句“我还年轻”!这种精气神源于对生活的热爱,源于对自己的喜爱,值得欣赏。不拘泥于皮相,才是活得明白的人,心灵丰盈,才能踏实地应对老的到来。

老去的时光里,若能有一个陪伴,当然最好。一起拌拌嘴,一起唠唠嗑,一起看看夕阳,哪怕什么都不说,知道那个人在



身边,就好。老去的时光里,若能有点闲钱最好。趁还走得动,去想去的地方看看,去生活过的老地方瞅瞅,去看看老朋友,等走不动的时候,心中留个美好的念想。老去的时光里,爱护自己的身体,尽可能不活成别人的负担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如此,安好。

老,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。活得深情,老得优雅,方不负此生。

R 人生感悟 renshengganwu

盘扣的学问

□明前茶



跟蒋老师学做旗袍,学了7个月,从秋到春,老师没教如何量体裁衣,只教了如何做各式各样的盘扣。已经是春天了,徒弟灵慧每天来蒋老师家上班,都见她戴着老花镜,在安安静静地手缝旗袍。宅院中精心布置了小小的景致,太湖石、芭蕉树、绿萼梅,柳丝正在露出饱满的鹅黄色绿芽,一只戴胜鸟在柳丝间跳来跳去,抒发对地气舒缓的喜悦。

对灵慧这种急性子来说,学个盘扣就学了那么久,啥时候才能把做旗袍的108道工序学齐呢?她心中焦躁,针脚就没有缝齐,导致做盘扣的布条缝好后并非圆滚滚地一样宽,蒋老师见了,温和劝诫说:“这样缝出来的盘扣表面都不平整,旗袍的静气,就被破坏了呢。”

蒋老师示范了最简单的一字直盘扣的盘法,再把缝好的直盘扣丢到小瓷碟上去,让徒弟听音辨声。这下,连灵慧也听出来了——老师做的盘扣,两头的盘结是支棱起来的,立体,密实,

缠结得很紧,丢在碟子上像玉石一样发出当当之声,清音不绝,而自己做的盘扣丢上去声音发闷。蒋老师说:盘扣若是做得没力气,旗袍的精神就泄掉了。如今,想穿改良旗袍的客人越来越多,旗袍就像苏州评弹里忽然夹杂了美声或通俗唱法,它还能留下几许的古典韵味?也许那股静坐生辉之美,全靠斜襟上的盘扣了。做盘扣的针脚看不见,可在只有一厘米的地方照样缝上12针,才能让盘条规规矩矩立得起来;编结盘条的手劲儿也看不见,可也只有不惜力气,每一下都抽牢,盘扣的立体感才完美,丢在碟子上才能叮当作响。

蒋老师的笔记本上记着几十种盘扣的手工盘结法。祥云扣、琵琶扣、芙蓉扣、梅花扣、蝴蝶扣、蜻蜓扣、如意扣……其中一种复杂的金鱼花扣,蒋老师尝试了数十次,才结造得端庄又甜美,安谧又灵动。蒋老师说:“有一年去花市买过年的花,见到香槟色中间杂着浅粉色的金鱼花,羡慕不已。不仅买回来插瓶,脑袋里还一直在琢磨如何把金鱼花做成盘扣,再缝缀小粒珍珠,就像花朵上的露水一样。”蒋老师自嘲说,从年三十到年初二,自己心不在焉,煎黑了藕夹,又炸焦了排骨。蒋老师的先生一看,

赶紧将厨房里锋利的家什,统统收了起来。他知道,做旗袍的人若是伤了手,可是大忌。

那个春节,蒋老师的先生当了五天大厨,直到她将金鱼花扣的盘结方式想出来。蒋老师鼓励灵慧去读一读王维的诗,网上有王维的诗谱曲清唱,也可以去听一听。蒋老师说,有一天,她突然悟到做盘扣,与王维五言诗中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,尤其是那一粒穿过布纽襟的小小结,既是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的“响”字,又是“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”的“湿”字,还是“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”的“轻”字,它是立体的,扎实的,纯粹的,又是虚静的,内敛的。它仿佛时空上一个结点,撇清了所有的私心杂念,映照着自己读过的书,行过路,阅过的人。

那一天,灵慧徒手做成一个金鱼花结的盘扣,同样丢在瓷碟上当当响,与此同时,她终于读懂了盘扣在旗袍上留下的无声叮嘱,读懂了那么多留学生远去他乡时,为何都要带上一身旗袍。

F 凡人一叶 anrenyiy

生命之光

□莫小米

“在白雪皑皑的荒漠上,只有心中的海市蜃楼……”英国海军上校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不停地写着日志,直到笔从僵硬的手中滑落。

因为这详尽的手记,著名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才能写出《伟大的悲剧》,再现彼时的悲壮情景。

一个多世纪以前,挪威的阿蒙森队和英国的斯科特队都准备征服南极点。阿蒙森队赢了,斯科特队到达时间晚了将近五个星期,回来的路上,极寒天气突然提前到来,五位勇士面对寒冷、冰冻、风雪、风暴,奋力抗争,经过70多天的挣扎,当燃油与食物均已告罄时,被自然之力所吞噬,长眠于茫茫冰雪当中。

阿蒙森队为国争得荣誉,南极点上竖起了挪威国旗;斯科特队竖起的,却是人类不朽的丰碑,镌刻着生命之光。

《伟大的悲剧》,收录于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一书中。

时隔百年,南极洲再次出现惊心动魄的探险竞赛。2018年,美国人科林·奥布雷迪与英国人路易斯·拉德,分别踏上单人无援助穿越南极洲的险途。

平均零下27摄氏度的低温,全程1500公里,奥布雷迪拖着180公斤的雪橇,带着食物、帐篷、睡袋、相

机、卫星电话和燃料,还有自己的大便——南极探险者不在南极留下垃圾。

有一天醒来,他发现雪橇完全埋在雪中,他不得不迎风前行,风速达到每小时48公里。

并不是每一天都精神饱满,事实上,他多次考虑停下来。“我今天非常想放弃,我精疲力竭,十分孤独。”他在日志中写道。是强大的意志力助他熬过一天又一天。直到抵达目的地那一刻,他看到一道“在头顶闪闪发光”的彩虹。

与33岁的奥布雷迪同时出发的,是49岁的英国探险家拉德,他比对方晚到了三天。

比赛更重要的是,拉德此行是为了纪念他的朋友亨利·沃克利。2016年,沃克利55岁,单人无援助穿越南极洲,徒步71天,距终点只剩约50公里时,因为严重胃痛呼叫了救援。后来因器官衰竭,在智利的医院离世。

“亨利的旗穿越了这条路,这是一件大事。”他带了一面印有沃克利家族族徽的旗。

无论当年还是今天,勇士们的行动正如茨威格所说:“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,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。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。”

